

九九日軍投降記

王道

前言

有人說：人是健忘的動物，但是在人的一生中却有兩類的事不易從記憶中抹去：一是最快樂的事，另一是最危險最痛苦的事。我想人類歷史中遺留下來給後人欣賞或憑弔的也多屬這兩類的事吧！

在近代史中，我們這一代，尤其是在我們這多災多難的國土中，可泣的事太多了，而可歌的事太少了。在那些少數的可歌的而且值得在我國歷史上大書特書的事，我們不僅沒有把那一份光榮使下一代在記憶中分享，而且逐漸淡忘下去。我深夜思迴，不得其解。我們八年抗日戰爭，那樣的民族災難，那樣艱苦奮發的歲月，在我們下一代了解清楚的將漸漸的少了，就是我們曾經經歷的這一代的人在回憶中也將逐漸模糊下去。我們八年奮戰的結果，千千萬萬中國人的鮮血所換取的一件最光榮的成果，也是我國五千年歷史最值得記載的一回——日本在南京向中國戰區蔣委員長投降，時間是在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

日上午九時，這樣偉大光榮的時刻，很少人記得清楚。我們下一代甚至很少人知道。因為這一天現在是我們的體育節，誰能體認到這一天曾經在我們歷史上寫下了最光輝的記錄。

王成聖兄因為我曾經參加中國戰區受降典禮而且曾經參與這件重大事務的籌辦工作。要我在中外九月號中寫一篇東西來敘述當年受降的盛況，我想在中日斷交斷航後的今天寫一點東西來記念當時日本百萬大軍在我國國土上解甲投降，進入俘虜營的沒落的慘狀，以及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寬大為懷以德報怨的偉大的胸懷與措施，應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不過時間倉卒，又加事隔三十年，記憶容有不清之處，敬望當時參與這項工作的長官與友人，多加指正。

爆竹聲中，戰爭結束

民國三十四年我國抗日戰爭進入了第八年，在這一年中，是我國抗日戰爭的最後階段，也是最艱苦的階段，也是孕育着無限生機的階段。最

先是日軍瘋狂進攻，攻入我國西南重鎮桂林，柳州和南寧，一直進逼到貴州邊境的獨山，威脅到我戰時陪都重慶。不旋踵我軍節節反攻，節節收復失土，日軍百萬大軍在中國大陸上已陷于強弩之末。同時，我國青年學子也參入抗戰行列，那就是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新軍的建立，更增強了國軍的新的活力。

在這個時候，整個世界戰場上，也是節節勝利，在歐洲戰場上，於這年的六月六日盟軍登陸西歐成功，德軍節節敗退，在亞洲戰場上，我國在大陸上吸住了日本的百萬大軍，日軍在太平洋上，也節節敗退，在事實上，歐洲的德軍，東方的日軍已經注定了崩潰的命運，祇是這時間到來的時間問題了。

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兩枚原子彈，祇是提早結束了這次世界大戰。

這時是八月下旬，在重慶的氣候仍是非常悶熱，我正參與編練青年軍的任務，看着世界的局勢一天比一天明朗，我國的前途在浴血奮戰中，一天比一天光明，在感覺中似乎總有一種靈敏觸

覺到隨時在這世界上會爆炸出某種新的消息，這消息是我們期待着許久許久的事。

八月十五日的下午，那天非常晴朗，大約是下午四時的光景，我正在參加一個喜慶的宴會，賓客雲集，正在慶賀與交談聲中，忽然聽得外面一陣不尋常的喧嚷和搖動，接着來的就是大叫聲，鼓掌聲，鞭炮聲，這聲音的狂潮帶進了宴會中時，大家像瘋狂病傳染了一樣，立刻高興得把桌上的茶杯、酒杯和盤子都摔在地上作為對外面鞭炮聲的呼應，以表示狂歡中的發洩。這種發洩是

八年中所積壓的悲憤，忍受與期待的聖潔的昇華，所匯成的洪流，流吧！痛痛快快地流吧！原來外面散發的號外中報導，說是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了，我國八年浴血抗戰已經勝利地結束。

這種喜悅的心情與眼前光明的湧現，這應是人生中最寶貴的一個剎那，再也不會忘懷，這種喜悅和滿足使我的步履輕快，精神爽朗。世界上的一切頓時對我都美好了。故鄉的綺麗風物，家鄉父老期待的愉悅無一不湧向眼前，構成一幅一幅的最美幻的圖畫。



美國B-29型轟炸機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這時我住在重慶大坪軍委會訓練團，編練青年軍，吃飯多在李惟果先生家，第二天到他家準備共同回味與欣賞這世界上最昂貴的一件新聞的時候，他沒有等待我講話，就向我說：「你明天就同我到昆明去！好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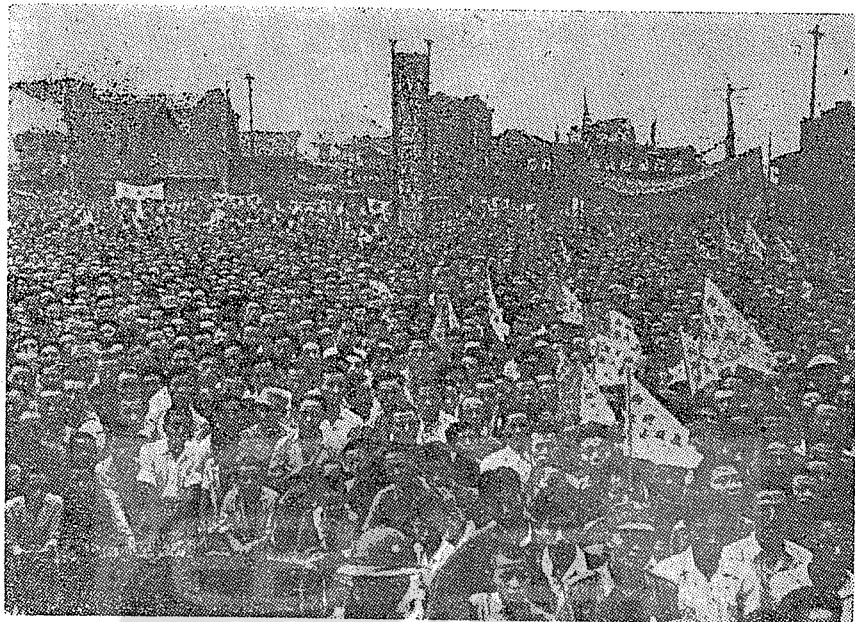
這使我愕然了，他沒有等我回話就繼續說：「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在日本

本土由美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主持受降，中國戰區包括北越部份由委員長主持受降。委員長已命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代表中國戰區統帥蔣委員長受降，所有日軍佔領的中國地區受降與黨政接收統歸何應欽上將負責，我已受命兼任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負責收復區內黨政接收事宜，這責任重大，希望你與我一塊去，替我負責，因為軍中事我知道的太少了，而這任務你一定要與我一塊兒去，這對於個人與國家都是一件大事。」

在公私兩方面都不能推諉，就這樣決定了，事情雖然決定了，同時我心中驀然間有一陣說不出的空虛落漠之感。因為炮竹一聲已經把我帶兵的生涯爆破了，一夜之間轉到了政治。我再周詳地向他說「至少我應先向青年軍編練總監羅卓英將軍請假……」他即刻告訴我：「羅將軍處我已電話通知了。同時他告訴我，他另外約了三位先生作為政治部的顧問，那就是曾任巴拿馬公使的刁作謙先生，報人龔德柏先生，教育家顧毓琇先生，還有他的學生時在中央團部主任組長的馮慕鶴兄。八月十七日清晨九時，我們搭一架運輸專機，由重慶起飛直達昆明，在重慶出發時正是悶熱的天氣，在飛機的小窗洞口中俯瞰這砥柱中流的陪都，這座美麗的山城，在日本飛機猛炸多年後，雖飽經患難，仍屹立如故，兩側的江流仍是排擁繞城暢流而下。別了，這美麗的山城，這莊嚴的陪都，多少同甘共苦故舊，別了，將來不知何日能再遊斯地？」

二小時的飛行，經過的多是崇山峻嶺，葱鬱

漠漠，突然眼前現出一塊青翠的平原，平原的盡頭就是明鏡不波的昆明湖，湖畔就是那名城昆明，下機時頓覺空氣鮮潔，氣候涼爽，重慶人到此頓覺身心清澈而空靈，舒服之至。在機場迎接我



日寇投降，舉國狂歡，圖為陪都重慶市民開慶祝勝利大會會場一角。

們的有蕭參謀長毅肅將軍、冷欣將軍、蔡文治將軍等中國陸軍總部高級將領十餘人。

一行進城後，即午餐，午餐後大家就開始交換受降的進行中各種構想，隨後由蕭參謀長毅肅將軍召集的幾項會議中，參與的有四個方面軍的負責人，王俊中將也由重慶調來參與這繁重的歷史性使命。我記得那時何總司令敬公是五十五歲，蕭參謀長四十八歲，其餘總部各處長剛剛三十歲出頭，諸如蔡文治、鈕先銘、劉廉一、曹士徵等都是，冷欣將軍比較大一點，也不過在四十上下，政治部主任李惟果也祇有四十二歲，像這樣年歲的一羣精幹，就擔負起這樣艱鉅沉重的受降的幕僚工作。

在我國歷史上投降的事蹟不在少數，大多是國內的戰爭。規模與地區從沒有這樣的巨大而遼闊，這次世界大戰由我們蘆溝橋第一槍開始引燃了自由的火花，也由我們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投降而告結束，受降後，要將日軍百萬以上的軍隊繳械，七十餘萬日僑集中，受降地區除我國淪陷區外，另加我們淪陷五十年的台灣以及越南北部，兼之共匪從中破壞，偽軍的安撫與整編，漢奸的處置，論規模，史無前例，論事態，瞬息萬變，處理稍有不慎，將貽禍無窮。

在幕僚作業中，僅舉對日軍駐華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行文而言，就煞費思

慮，在我受降前應如何行文？在我受降後應如何行文？幾經斟酌，決定在其正式向我投降前用備忘錄，投降後即由何總司令正式命令式訓令岡村寧次遵守我方規定，從此由洽降受降一直到接受完畢，三千件以上的命令與訓令的下達，有條不紊，井井有序。

舉辦這樣大規模而史無前例的受降及處理受降後的接受工作，這樣重大的担子又是突然地交付於中國陸軍總部，而時間又這樣的迫促，由日本天皇宣佈投降到日本派遣今井武夫少將赴芷江洽降，為時不過六天，在這六天中要辦妥一切準備工作，這確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就洽降地點而言，最先預定在玉山，後來玉山機場因天雨跑道損壞，委員長於八月十八日電岡村寧次改在湖南芷江，并指令日方洽降人員於廿一日重慶時間上午十時到達芷江，限定代表人數不超過五員，飛行高度須五千英尺，屆時六千英尺上空當有我空軍戰鬥機三架迎接之。着陸順序第一架為我機，第二架為日機，第三架第四架為我機，并令洽降代表隨帶中國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安南地區所有日軍之戰鬥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揮區分系統表冊。

八月十九日晚九時，岡村寧次大將電覆委員長稱：遵照指定派今井總參謀副長依期至芷江接受命令。

這風景如畫，氣候如春的昆明城和那昆明湖，我在這戰亂的世界中匆匆地與這名城相見，經三天的盤桓，沒有時間仔細地端詳，就匆匆告別了，於廿日飛抵芷江。

最使我畢生遺憾的事，我匆匆地別了昆明，而沒有半天的時間允許我去曲靖一次去憑弔我的亡弟王城之墓。王城從小過繼我四叔父爲子，東北淪陷後，他拋棄了洮南偌大的家財，爲了國家拋妻別子，逃到後方，參與了抗戰行列，考進了軍委會戰幹團受訓，畢業後他參加我國後方對外的大動脈西南公路運輸行列。他死於雲南曲靖站副站長任內。相隔咫尺，猶不及對亡弟之墓作短暫的祭弔。將來又不知何年何月能再來斯地？國仇家恨，無盡綿綿。

今井武夫，芷江洽降

芷江是我在抗日戰爭中奮遊之地，今日重返這個山城，參加日軍投降代表在此地以戰敗國的地位領取第一號備忘錄，以決定他們兩百多萬日俘日僑命運的文件，對我們來說，緬懷抗戰犧牲的千千萬萬的忠勇的官兵與死難的同胞們該是一件多麼莊嚴沉痛的事。

爲了接待日本洽降代表今井武夫，一切儀節都須詳加思考，比如今井武夫一行的飛機着陸後，他出機後要與我方迎接的人員握手時，是不是與他握手？研究的結果是不可行的。因爲我在未受降前彼此仍處於敵對狀態。他下機後，車上是否有標誌？應有白旗以表示其投降使者。是否應招待其進入招待所？研究結果，投降使者應分別住入臨時所設帳幕，內僅設行軍床，一桌，入夜設清油燈一盞，以示其身份和地位。

這時的山城芷江，不僅將星雲集，而且是中外來賓冠蓋雲集。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第二

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都集中在此，各國武官以及新聞記者，都趕到這個小地方來參與這歷史盛會。看看飛揚狂暴的日本皇軍的代表在中國將軍前俯首聽命。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日方洽降代表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的總參謀副長陸軍少將今井武夫，率參謀陸軍中佐橋島芳雄、少佐前川國雄，翻譯木村辰男，暨飛行員少佐杜原喜八、准尉久保善輔、小八重正里、雇員中川正治等八員，遵照我軍規定，由我方戰鬥機羣掩護到達芷江，機門啓處，由我方陳昭凱少校迎接。今井下機後，伸手欲與陳少校握手，陳未將手伸出。今井着日軍軍常服，黃色制服，開口領，裏面白襯衣翻在黃色外衣領上，軍便帽、佩刀、着馬靴，態度鎮定肅默，由我方預備的吉甫車，上插白旗，載他們至預置的高崗上的帳篷內暫息。沿途參觀的人羣極爲踴躍，想不到這飽經憂患的芷江城，曾幾何時，日軍的高視闊步，居然他們駐華最高指揮官的代表在這廣大的中國人的前面在白旗的引導下，黯然而過。

廿一日午後三時，蕭參謀長接見今井武夫。下面是談話紀錄的一部份。

蕭參謀長毅肅中將（以後簡稱蕭）：

本人是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中將，今天代表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何應欽上將來接見你，這位是本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中將，這位是在中國的美軍作

戰司令部參謀長柏德諾將軍，他們兩位是陪同我來接見你的。（今井舉目週視）請你說明身份并交出身份證明書。

今井武夫少將（以後簡稱今）：

鄙人是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岡村寧次派來晉見中國最高統帥負責代表，任務是在停戰協定以前與貴部準備聯絡，鄙人是中國派遣軍今井總參謀副長，這位（指右）是橋本參謀，這位（指左）是前川參謀，都是我的隨員。

蕭：

請你交出身份證。

今：

鄙人并無特別身份證，祇有岡村寧次大將授命鄙人前來接洽的命令，隨身帶來。

蕭：

命令書亦可交出一閱，（今井就立即呈出，蕭參謀長閱後，仍送還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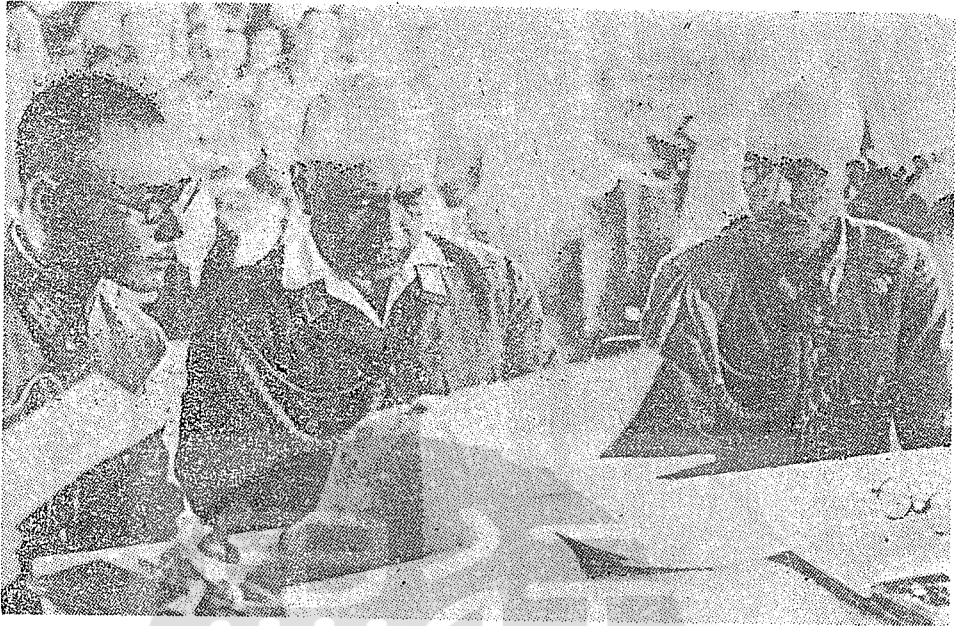
蕭：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何應欽上將，現有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廿一日中字第一號備忘錄一件，是致送岡村寧次將軍的，由我交給你轉交岡村寧次將軍，你可先行閱讀，讀完後可在備忘錄證書上簽字，并請負責轉交岡村寧次將軍。

在上項中字第一號備忘錄內，說明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要先在南京設一前進指揮所，由冷欣中將作主任。此項措施可使日軍投降事項

順利實施。所有本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人員，附空軍機場設站人員，將乘飛機與你同時

飛往南京。請轉告岡村寧次將軍，妥為保護并妥為招待。



日本乞降代表今井武夫少將(中)率領橋島芳雄(左)飛抵芷江洽降。中佐(右)及前川國雄少佐(左)飛抵芷江洽降。

今：
當遵代轉達。

蕭：
何應欽上將不待岡村寧次將軍簽訂投降書，即于短期內輸送軍隊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各地接收，請你轉告岡村寧次將軍知照。

今：
當代轉告。

蕭：
你回南京的時間另行通知。

談話至此，蕭參謀長宣告會談完畢，今井一行鞠躬辭出。

八月廿二日及廿三日，何總司令指派中美各專家分別前往今井處詢問各項有關問題，今井一一作答。

八月廿三日上午，中國陸軍總部派員往晤今井，面告日本投降正式簽字地點，總部已奉我政府命令，決在南京舉行，囑轉告岡村寧次知照。并對何總司令在京時之安全應作萬全之準備，及周到之接待。同時將總部致岡村的中字第二號至第五號備忘錄，送交今井，囑轉達岡村。

八月廿三日上午十一時半，何總司令親自召見今井。

這是豔陽滿天，風和日暖的上午，接

見的地點是設在臨時的總司令部內，我好像記得這臨時總部是設在一個學校內，接見的辦公室不過十坪左右大小，室外站滿了軍方與各國的來賓，大家都在露天空地上站着等待，看看這位投降的使者到來。

十一時三十分正，今井一行到達，他們服裝如下機時一樣，着黃色軍便服，白翻領、佩刀、戴軍便帽，到達時，中外記者羣的攝影機的聲音響成一片，一直追隨他們進入總司令室內，才暫告停止。

何總司着上將軍服，很從容而寬厚的神情召見今井。

以下是談話的內容：

何：
前天(廿一日)下午三時，本總司令的蕭參謀長面交轉致岡村寧次將軍的第一號備忘錄及附件，汝已了解否？

今：
了解了。

何：
今天我又派員送交備忘錄三件，汝均已收到否？

今：
都已收到。

何：
汝今天可乘原機飛返南京，希望汝告知岡村寧次將軍，對於先後交付共四件之備忘錄內所列各事，應迅速確實照辦。

今：

謹奉命。
何：

我空運南京的部隊，將在本（八）月二十六日以後開始空運，汝可轉知岡村寧次將軍準備一切。

今天談話到此為止，汝可準備出發回南京。今井聽後，鞠躬退出。

這時所有攝影記者都將鏡頭朝向今井一行，美記者甚至將攝影鏡正對着今井的面部射攝不已，正如槍口對準射擊一樣，當時我想，日本當年偷襲珍珠港的威風不知到那裏去了，這時剩下的祇有忍受戰敗的滋味。

這天的下午一時，今井一行乘原機飛回南京去了。隨今井赴南京的我方有將校三員，其中有一空軍上校孫桐崗，他就是名聞中外，駕着私人的飛機由德國學成後飛返中國的第一人。他隨今井赴南京時，日本尚未正式投降，南京與上海週圍尚有日軍野戰部隊廿七萬人，此去南京，隨時都可以發生意外。他去時，除了一大面國旗隨身攜帶外，甚麼也沒有帶，他在南京明故宮機場降落後，未經日方的同意就將這一面國旗冉冉升起，想不到這一升不打緊，全南京城的國旗，就跟着一直面接一面地冉冉地升起來了，不到兩小時，整個南京城飄滿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這一面旗子激盪起整個南京市的中國人的愛國熱潮，這熱潮被日軍壓制八年，現在澎湃起來了。在血腥中忍辱負重八年之久的中國人的期待實現了，在這旗海中不知道多少同胞們快樂得滲合了多少熱淚。今井返京後，我們很快地就要到南京受降。

要做的事太多了。真是千頭萬緒，任何一件事都祇能對，不能錯。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擔負起這歷史的任務，這任務的來臨又是這樣的快速而突然！

八月廿七日上午九時，冷欣將軍一行，率中國陸軍總部南京指揮所官兵百餘人，由芷江起飛往南京，設置前進指揮所辦理日本投降諸事。

冷欣將軍赴南京後，接着就反映了一件最嚴重的事情。那就是接收工作複雜萬端，開始時如無妥善辦法，爾後不知道將亂成如何田地。比如一隻船，就有八個單位都有理由接收。軍政部、軍令部、後方勤務部、交通部、經濟部、戰時生產局、資源委員會、招商局。就這樣一個例子，將使日方不知道把一條船交給何方為妥。餘此類推，問題日漸嚴重。

李惟果主任就這件事與我商量，這次接收除軍事外，大都屬於黨政交通工礦方面，都屬政治作業範圍，為避免今後接收紊濫，應着手研究對策。我連夜想出了一套辦法，以使這複雜的接收工作納入合法的軌道，由戰時的接收自然地轉化為平時的行政體系。這計劃就是立即組織日軍佔

領區黨政接收計劃委員會，各部會各派代表一人為委員，中央派一部長級人選為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由何總司令兼任，另一副主任委員由蕭參謀長兼任。凡任何黨政工礦交通事業之接收，須經委員會協調通過後，由何總司令訓命岡村寧次將軍交給所指定的單位，日方岡村寧次將軍祇認何總司令訓令。我方以何為主，日方以岡村為主，這樣作業才不會紛亂。

李惟果主任很同意我的計劃，他當即請示何總司令，立即贊同。因受降時間迫促，乃連夜飛往重慶，面呈 委員長，即蒙同意，並立派谷正綱部長為副主任委員，各部會亦立即派定代表為接收委員飛赴芷江。我記得那時委員會中，有中央銀行陳行，軍政部趙志志、楊繼曾、總政治部蔣守謙、賀中寒，資源委員會嚴家淦，外交部邵毓麟等。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組織，從接收第一日起，直到接收完畢時止，這樣複雜而千頭萬緒的工作，始終有條不紊，沒有混亂，在接收過程中容有數量上品質上有出入之處，這已是監督上的技術問題了，在大體上是沒有偏差的。（未完）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震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參拾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頗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列為中外文庫之第三種，業已出版。
定價參拾元 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郵票通用）